

新拍案惊奇
新拍案惊奇
新拍案惊奇
丛书

头号间谍

中国曲艺出版社

《新拍案惊奇丛书》

头号间谍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辑收入四篇作品。《头号间谍》用扣人心弦之笔描述了中国第一号国际谍报员林强与国民党的国际间谍黑鲨之间的较量，两强相遇，在海峡两岸及香港、日本、泰国演变出一场殊死斗争；《“清明上河图”奇案》以旷世珍品的流传为主线，展示了近一个世纪国内外各种势力纵横交错的夺宝争斗；《双头太岁与火凤凰》讲述的是宋代王庆吃官司被发配，上白蟒山与火凤凰杨九娘成亲，举义旗反抗朝廷的故事；《漂亮的“女大使”》写的是改革开放时期，普通女工郑金凤为挽救山涧工具厂，不畏艰难，毅然担负采购任务，在外巧妙周旋，终于给本厂发回了急需的原材料。各篇作品题材不同，体裁不一，但都具有情节跌宕，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流畅的特色。

头号间谍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6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2.375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1—16,000册

ISBN7-80008-024-2/I·24

定价：3.50元

出版说明

《拍案惊奇》是明人编著的拟话本。宋代说话包括小说和讲史。说话中小说最发达，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名目。它们的话本表明，当时的说话已趋向成熟和繁荣。明朝文人模拟宋人小说话本编写拟话本的出现，标志着宋元以来的讲唱文学，逐渐脱离了口头创作阶段，成为作家创作的阅读文学。

“惊奇”则是艺术上的一种审美概念。明代评话名家莫后光曾将评话的审美效果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给人以欢娱。第二个层次是令人感觉惊奇。第三个层次是人物性格应传神（见吴伟业的《柳敬亭传》）。日常人们所说的直觉产生惊骇、奇异、罕见的惊奇感觉，在评书评话里只占第二个层次。话本内容包括感觉上的惊奇，但它并不是话本的全部内容。

取名《新拍案惊奇丛书》，表明了本书对现代拟话本的新追求。《新拍案惊奇丛书》坚持党的四项原则，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总揽当代评书、评话、传奇、故事中的奇中之奇。凡以惊奇制胜的话本，往往是以曲折多变、出人意料的情节见长，《新拍案惊奇丛书》既要尊重故事以情节为重的特点，更要把奇的基点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即在作品中塑造出典型环境中惊人的典型形象。这样惊人的典型人物形象，应

该具有时代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气魄和较高的艺术魅力。要做到这一点，要求作品在选材、风格、构思、语言、细节、扣子等方面做出系列性的追奇探索。为此，丛书首先精选拥抱现实，浓墨重彩地向改革和开放的深层发掘的作品，并推荐已发表的现代拟话本中的压卷之作，同时也要防止与古代小说话本中糟粕相类似的内容再起。

现代拟话本的追奇探索是尊重文学艺术本身规律的。既要看到各个文学体裁本身的发展，也要看到各种体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变化。只要是通俗的白话文学作品——桌上能看，台上能演的故事，都应视为拟话本可选的范围；对于那些高度民族化又适于二度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应当适当地关注和引入，以提高评书、评话、故事等说话艺术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推动渊远流长的说话艺术的新发展。

拟话本的生产是生产力的生产，现代拟话本的文学创作对说话艺术的革命即将到来，为了向社会向人民捧出更美好的精神食粮，谨将本社编辑出版的《新拍案惊奇丛书》奉献给读者。

目 录

头号间谍	丁雨雨 (1)
《清明上河图》奇案	雷文习 (139)
双头太岁与火凤凰	袁阔成 王润生 整理 (249)
漂亮的“女大使”	孙 克 (349)

头号间谍

丁 雨 雨

一、斗魔影 成都大显身手

经过了一个隆冬少有的晴夜之后，成都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整座城市都如同被一股神秘的东西淹没起来。

在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大院里，人们突然骚动起来，打破了沉寂的黎明。马上，消息传了出来：一个姑娘莫名其妙地死亡了。

这是五十年代初期，人们迎接解放的狂热已经平息，正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入建设新社会的另一高潮中。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个下属部门占用了——一个并不豪华的大院作为办公地点。这个部门并非要害机构，虽然只有一个警卫排保护，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暗藏蒋特骚扰的情况，但是，在军政委员会宣布暗藏蒋特已基本清除以后，却发生了令人惊异的破坏、暗杀活动。

警卫排长和保卫科长迅速赶到现场，议论纷纷的人们让开了一条胡同，两个人走了进去。

这是一排以前给下人们住的平房，现场是顶头的一间。房

子不大，全木制结构，约有九平方米左右，这一排房子都是给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住的。顶头一间的主人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姑娘，叫张雪竹，她是收发员，一些机要文件也归她负责保管。

她的房间布置得很简单，也很清洁，一张单人床，一个小衣橱，一个写字台和一把旧沙发，墙上挂着一幅《刘胡兰就义》和一幅《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此时，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有一床匆忙盖上去的被子。一位年龄大些的女同志讲，这被子是发现案情后才盖上去的。

保卫科长轻轻掀开被子，只见张雪竹几乎赤身裸体，内衣被撕开，扯到肩膀上，短裤被拉到一旁，大腿间有几块抓痕，留下几点血斑。他又看看还锁着的衣橱和写字台抽屉，几乎未加更多的思索就自语着：是强奸杀人案。

然而，强奸杀人案并没有成为定论，因为法医验尸时发现几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张雪竹处女膜有新撕破的裂痕，但阴道内并没发现精液，而且她的死亡没有明显原因，不是掐死的，不是扎死的，也没钝锐器伤痕，更没有中毒症状，只是脸部肌肉剧烈收缩，瞳孔极度放大，好象临死前，她受到很厉害的恐吓，果然，经解剖后发现她死于心脏破裂。

张雪竹是被想强奸她的人吓死的！保卫科长觉得可笑。那个想强奸她的人有什么值得她如此恐怖呢？这个人又为何并没有真强奸她呢？保卫科长又回到张雪竹住过的房子，慢慢搜寻着，希望能发现些别的线索，但是他失望了。

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因为住在这排房子的其他几个女青年害怕，希望有警卫人员保护，可是这排房子里只有这间住房空出来，于是他住了进去。

这又是一个晴夜，偶然有几块浮云飘过，并不影响月光照进每一间宁静的房间，在人们睡得最香甜的后半夜，猛然几声枪响使大部分人惊醒。又一件案情发生了。

大院门口的警卫人员和一名巡逻的警卫人员向发出枪声的地方赶来，很快发现，保卫科长住的房间没有任何声息。警卫排长猛地撞开门板，拉开电灯。只见保卫科长缩在床角，手里紧握手枪，脸上一片恐怖之情，已经停止呼吸了。

经过检查，除了天花板和床边的墙上各有三个枪眼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而且门是从里面插着的，窗户也没打开，显然没有外人进入。但保卫科长却和张雪竹死于同一原因。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保卫部门马上把这里连续发生的情况作为重大案件上报公安部。几天之后，一位三十五六岁的高个中年人来到成都，这就是红军将领李克农的大弟子，侦察员出身的中国第一号国际谍报员——林强。

林强刚刚在一所学校进修完大学的全部课程，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被派出国，也没有在国内参加破案，他有一种饥渴的感受。按他的气质来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冒险家，也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不能远离危险和神奇的生活，否则就会心神不定。在朝鲜战场上，他一次又一次地装扮成朝鲜商人、国民党人，直插汉城，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在国内，他也曾打入潜伏特务的组织中，掌握名单，把这些危险分子一网打尽。从学校毕业后，他到部里报到。在部长和他闲谈时，他听到成都发生的这件奇怪案件，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使他要求接受这个任务，部长答应了。

林强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里，看过了两桩死亡案件的全部

原始记录，然后来到了发案现场。

这个院子原来是一处古老的住宅，占据着市中心一个很好的位置。院墙很高，院内几乎没有一棵树，门口的高台阶上站着两个身穿黄军装的警卫战士，认真地检查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的证件。

院内一条石板路通向一座很长的二层楼，这座楼几乎全是办公室，后面还有一座小些的楼，供有家属的人居住，再往后就是那排令人胆怯的平房，新参加工作的女青年不敢再住下去，只剩两个男青年也搬到了一起。

林强站在空场上，向四周看了看，只见几幢四五层的灰色楼房正对着这个院子，夕阳照在那些楼房的窗户上，变成一块块金黄色的光斑。他问了一下警卫排长，知道这几幢楼是一座旅馆，一座学校和一座百货商店。

最后，他走进了那间使两个人都吓死的房间，对警卫排长说：“把这里的岗哨撤了，我就住这间屋子。”

第一夜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林强望着窗子上被雾气蒙上的白色，闪过一丝内疚的情绪，觉得有些对不起正在怀孕的妻子，他已经有半年没见到她了，而且一毕业也没有回家，就直奔成都，本来和她相距三百里，这一下子相距三千里了。还有那可爱的小儿子，大概也会叫爸爸了吧。他猛然一下子从床上跃起，如落雁般轻轻站在方砖地上，从这个动作看，他有着很好的传统轻功。他准备到电讯局去打个长途电话，起码也要打个电报问候一下妻子和儿子。

站在砖地上，他好久没动，因为他发现方砖地上有些异常，床边的一块方砖似乎在近期被人撬开过，有一个白点可以看出是撬痕。他拔出匕首，撬起了这块砖，下面果然有扒开的

新土，但没有其他更多的东西。他放下砖，用匕首在每一块方砖上都敲了敲，摇摇头。

他迅速地穿好衣服，找到警卫排长，询问已死去的保卫科长是否讲过发现方砖地异常的情况。警卫排长回答：“没有，因为只注意桌椅被撬没有，而且那间屋里以前住的是下人，现在也没有什么机要文件或资料。”

林强点点头又问：“以前这里是什么地方？”

“一个国民党元老的住宅，还没解放这个糟老头就死了，只剩下几个姨太太每天靠打牌、跳舞在这里混日子。对了，这个元老可是国民党左派。”警卫排长只知道这么多情况。

但这对于林强已经够了，他慢慢踱到街上，津津有味地品尝起各种四川风味小吃来。

天黑以后，他又回到那张已经睡过两个死人的床上，静静地闭目养神。他不困，在一家浴室里，他不但洗了澡，还美美地睡了一大觉，梦见了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儿子。他没有给妻子打电话，不是忘了，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他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学会抑制感情，尤其是一个反间谍工作人员。

夜深了，除了微弱的月光透过薄云，穿过玻璃窗，给屋子带来点儿模糊的光以外，到处都是黑暗的。

突然，林强感觉有什么东西一闪，他本能地睁开了眼睛，抬起了手中的枪。

屋里依然黑洞洞的，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什么变化。可林强相信刚才确实划过一道光，而绝不是什么幻觉。不过，可能是巡夜的警卫人员晃动的手电光。

他轻轻翻了一个身，刚要再闭上眼睛，一下子僵住了，只

见一个狰狞的鬼影爬上了窗子，向着屋内张牙舞爪，随后竟然从紧闭的窗子中钻过来，又爬上了天花板，向他身上压下来。

他举起了枪，几乎要向那鬼影打去，但还是放下了枪，把三把小巧的飞刀甩上顶棚。

刀子正正地扎在鬼影的心窝，可鬼影没有一点儿反应，还是向下压来，林强明白，张雪竹和保卫科长就是被这个东西吓死的。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开枪，只是张开手臂，摆好架势，准备用拳脚格斗。

那鬼影滑下来，无声无息地掠过他的身子，他突然完全明白了，刚刚在大学里学习过的知识使他坦然地一动不动，只是轻轻冷笑了一下。

他的冷笑还没有结束，鬼影就消失了，他跃起来，拔下顶棚的三把飞刀，插回袖口中，又静静地躺在床上。他知道，鬼影后面将会跟来活人。

大约十多分钟过后，一阵如同落叶般的沙沙声传来，这是一个人轻快的步伐，显然受过夜行的训练。脚步声停在门口，马上就传来刀片拨插销的细微声响。很快门被推开了，美制钢笔手电的细光从进门人的手中射出，先是划过床头，然后落在林强脸上。

林强僵硬地挺直身子，脸上做出被吓死的恐惧神情，屏住呼吸，观察着来人下一步的动作。

可来人只轻轻地叫了一声：“林强！”立即翻身出门，跃上屋顶，等林强追出门时，那人已不见踪影。

林强马上集合起警卫排，让两个人守住他住的房间，其余的人跟他冲进院门，向正对着那排平房的旅馆大楼冲去。

敲开旅馆大门后，林强命令着：“立即封锁三楼和四楼梯

口，检查每一间面对办公大院的房间。”

三楼和四楼面对大院的房间几乎全是单间，深夜里这种突如其来的搜查使每一个人都惊恐不安，老板更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林强一边查看一边安慰着房客：“各位放心，我们只抓坏人。”

几个嫖妓的商人和几个恶习不改的妓女被带到了一间屋子，其余的房间也都检查过了，竟然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人，林强皱起了眉头。

房客们发出不满的议论声，但被警卫排长制止住了。

林强叫过老板，低声地问：“三楼和四楼再也没有别的房间住人了吗？”

老板连连点着头，但突然又摇摇头：“对，对，四楼的楼梯间住了人。”

林强忙问：“什么人？”

“一个老头和女儿，穷，住不起好房间，就……”老板似乎在嘲笑他们。

林强冷笑着打断老板的话：“他们起码给了你五倍于一等房间的价钱租下了那楼梯间吧？”

老板额头冒出了汗珠。

林强一甩手，带着警卫排长和几个战士冲上四楼，警卫排长一脚踹开了很低矮的小木门，几把电筒照亮了不大的房间。

林强打开灯，只见一张席梦思软床上躺着一个年轻女人，瞪大眼睛惊愕地望着来人。

林强声音不大，但威严地喝斥道：“起来吧，不要装蒜了。”

“我……我要穿衣服。”那个女人做出羞涩的神情。

“用不着不好意思，你们脸皮比墙薄不了多少，何况……”林强一把拉起女人身上的毛巾被，只见她根本没有脱衣服。“正在工作嘛，你不会光着身子的。”

年轻女人只好站起来，脸上开始现出沮丧的神情。她低着头，垂着眼皮，但显然强烈的不安笼罩着她。

林强在不大的房间里踱了几步，猛然说：“你的父亲把你扔了，他不会回来啦！”

“不……可能。”年轻女人浑身抖了一下，随即哭泣起来，这不是装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伤心和委屈。

“是啊，从那么远的海岛跑到这个大盆地来，却不能再回去了，是让人心碎。”林强说这话时几乎不带任何冷嘲热讽，甚至还真的有些同情，这就是他的性格特点。

年轻女人慢慢抬起了头，透过泪水望着这个高大英俊的中年男子。

而林强此时已经站在那扇很小的窗子前，眺望着正对面那排平房，顶头一间的门口有两个人影在晃动，那是他安排留守的警卫战士。

“嗯，多好的位置呀，把那个仪器拿出来吧，让我也来试一试，给我的同事们开开眼界。”林强头也不回地对那年轻女人说。

“什……什么仪器？”年轻女人慌神了，声音在颤抖。

“别装蒜了，你父亲都不要你了，你还充什么豪杰！”林强的声音开始严厉起来，这严厉中有一股骇人的冷酷。

“我……我没有什么父亲……”

“对，那不是你亲爹，他叫黑鲨！”

“啊？”年轻女人大吃一惊，随后跌坐在床上，彻底绝望了。

她哆哆嗦嗦地拿起枕边的一管美国口红，似乎要化妆一下。

“你还年轻！小姐。”林强就象脑后着眼睛一样，一下子转身冲过来，夺下她手中的口红。

警卫排长把美制手铐铐在她手腕上。

“搜查吗？”一个战士向林强请示。

林强早已用目光把整间屋子检查了一遍，没发现有什么可以藏匿东西的地方，便命令道：“去卫生间看看。”

那个战士打开卫生间的小门，冲进去，不一会儿就提出两个水淋淋的皮箱。

林强打开皮箱，只见两台黑漆漆的仪器呈现在眼前，他拉出一根带插头的电线，把它接到插座上，立时一道强烈的光柱射到天花板上，他微笑着点点头，又试探地按着一个个电钮，终于，当按下一个黑钮后，咔的一声，随着一阵轻微声响，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一会儿又变成一个赤身裸体、披头散发的美女。

所有的战士，包括警卫排长都呆住了，他们到此时才明白张雪竹和保卫科长的死因。

林强又摸索着关上了这仪器。他并不会摆弄这东西。但在大学里学习的结果使他多少懂得些电学和光学的原理。当他躺在床上，乍一看见爬进来的魔鬼时，他确实吓了一跳，只不过他的胆量要超出一般人。过了半分钟后，他镇静了，想起学过的知识，也想起曾听一个军统高级特务讲过的用魔影进行特务活动的故事。于是，他才坚持不用手枪，他相信一定会有人光临，因为他已经怀疑在这间平房中有什么重要东西被埋藏了。

现在，魔影被揭穿了，企图潜入那平房的人被他吓跑了，

他从那人情不自禁的叫声中听出来者是黑鲨！

这个名叫黑鲨的人是国民党特务中最厉害的一个。抗战时，日本人曾出重金悬赏抓他，但毫无结果；解放后，公安部门也花费巨大力量抓捕他，同样没能成功。最后才获悉他到美国受训三年后又回到台湾，表面上任高雄市警察局长，其实是一个国际间谍，但主要针对共产党国家，尤其是对大陆进行破坏和刺探情报。

解放前夕，林强和黑鲨有过一次交锋，互相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互相知道碰上了敌手，都要暗暗提防。因此，当黑鲨一见睡在床上的林强，便转身就走，他明白若轻举妄动，绝不会有好下场。甚至他已经想到，这次行动可说是失败了。于是，从跃上屋顶后，黑鲨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离开大陆了。至于那个扮做他女儿，其实又陪他睡觉，给他当助手的年轻女特务，只好当做战利品交给林强了。所幸的是，女特务并不知道那小平房的秘密。

林强把女特务押出旅馆时，心里很清楚，黑鲨不会回来了，这个大特务承认失败，虽不甘心情愿，但却拱手将小平房的秘密交给自己了。不过，林强并不知道，此时，黑鲨正在一个他过去相好过的女演员家中，静等一声轰响后才离开成都。这声轰响会使小平房的秘密化为灰烬，也许还会使林强也上西天或入地狱。他搂着那女演员，一边重温旧梦，一边期待着爆炸之声传来。他从不会一心沉溺于纵欲中，他时刻都有另一半心想着他所干的事情，因此他才不象其他特务一样轻易完蛋。

林强回到大院之中，马上审讯女特务，很快他就明白这是徒劳的，这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他让战士押

走她，自己仰坐在沙发上，沉思起来。

他不象其他的公安人员那样，急于去那间小平房挖墙刨地，获取秘密。这个秘密既然在小平房里隐藏了好几年，也就是说用不着在这几分钟、几小时或几天里马上得到它。埋藏它的人一定费尽心机，绝不会让人们轻易揭开它的秘密。

此时，林强在想象着那个左派国民党元老和他的妻妾们的荒唐生活。这些生活的秘密是林强从一份档案中看到的，当然档案中的材料极其简单，更多的东西是他根据推断得出来的，他相信自己的推断。

那个国民党元老是在健健壮壮、淫淫荡荡地生活了七十年后突然死亡的，医院下的结论是脑溢血，可这个元老从没有高血压的毛病。他死后，五个姨太太就和各种男人来往起来，酒会、舞会不断。一年半以后，解放军大军压境，不知在什么人怂恿下，五个姨太太乘车南逃，在一个树林中车翻人亡，尸体全部烧焦，难以分辨。而那些还留在院府中的下人纷纷散去，不知下落。

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阴谋！林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这阴谋全是为了掩盖小平房中的秘密。

林强站起来，推开窗子，看见滚滚浓雾正遮盖着树木、房屋，可他知道这水气很快就会散去，露出大地和天空的本来面目。

他呼唤了一声警卫排长，让他把那个女特务押来。

几分钟后，当那个颇有些姿色但却神情颓丧的女人坐在木凳上时，林强突然喊了一声：“五姨太。”

那个女人听后浑身颤抖，差点儿从凳子上摔下来。林强一把扶住她。铁柱一样的目光直插她的心脏。